我的父亲

黎叶子

1924 年,家父出生在重庆合川黎家沟一个小山村,按字辈起名黎祖善。家中兄妹七人,哥哥、弟弟各一个,姐姐、妹妹各两个。

家父一米七均衡结实的身材,有一张四方略偏长的脸型,一双有神且带有蓝光的眼睛;行走、坐立间腰杆挺直,温雅里透出军人的气质。他给人感觉是严肃而和善,有点威严感,孩子们在他面前显得比较老实。但有时在孩子们的再三要求下,会唱几首革命歌曲,尤其爱唱朝鲜族民歌《道拉基》"倒垃圾,倒垃圾……"

在我记忆的少年开始,家父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少言寡语,也许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很少与家人说话聊天拉家常。工作单位里少见他与同事攀谈、交流,只知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他关心国际形势,在余干县三塘供销社工作的几年中,每天下班回家,都会带回一份《参考消息》坐在藤椅上认真阅读。他家务事不太会做,但做得来一手好菜,每当节假日会大显身手,烧几个好菜给家人吃。

家父 12 岁时丧父,全家大小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我奶奶肩上,好在祖业上有些田地。奶奶说,除自己耕种之外,还雇佣了季节性的短工帮助收割和抢种农作物,生活上也算过得去。初中还没毕业的他,为支持伯伯完成学业,主动辍学回乡,协助奶奶放牛、干农活等,一晃就是三四年过去。伯伯中学毕业后,家父继续上学,在合川完成初中学业。

在家父的自身努力下,顺利地考入重庆国立高中。他的国文(语文)和英文成绩良好,得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他待人和蔼、诚实、厚道,受到大家的普遍赞誉。在高中学习阶段,作为进步青年的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做了不少宣传和有益于解放事业的工作。重庆于 1949 年 11 月 30 日宣布解放。

重庆的解放,给国立重庆高中生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许多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加入革命队伍。家父因回家务农辍学几年,为了能顺利应征入伍,报名参军时少报了年龄,并改名为黎行新。入伍后进行军事训练几个月,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主动报名入朝参战,保家卫国。在朝鲜战场三年,主要任务是后勤保障,运送弹药、粮食补给前线作战,兼任文化教员。

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后的 1953 年 7 月,志愿军撤回祖国,家父所在的部队被安排入驻上饶罗桥部队,三年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地区副食品公司、余干信丰垦殖场、余干县贸易公司、余干县商业局工作。

1968 年 8 月干部下放劳动,家父携全家六口来到余干三塘公社明湖大队。记得刚到明湖大队时,先是在大队部住了大约半年,每天早上吃饭前,每人都要手捧毛主席语录,面向领袖画像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边说边挥动着语录。

三年后的 1972 年 5 月,家父调到三塘供销社工作,全家租住在三塘街下屋村,一住就是六七个年头。曾记得 1976 年家父已从农村调至三塘供销社工作有四年左右,参加了当地组织的社教活动,那时常年工作在外宣传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一年中很少回家。

家父在明湖大队三年里添了一个男孩,住在三塘街下屋村三年里又添了一个男孩,此时共有六个男孩,生活十分紧张。于是 1978 年 2 月主动要求调到康垦供销社工作,一干就是十年。记得有一次,我在鹰潭 223 地质队工作时的 1988 年夏天,到南昌出差特地乘船途经康垦供销社家父住所探望他老人家。那天中午,招待我的是有点味道的肉和鸡蛋,我心里很是难受,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地节省,把好肉、好蛋留着等我回家吃,自己却舍不得吃,而留出味道来啊!1988 年 12 月,家父光荣退休。

退休一年后,来到上饶市铁路新村一路与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三年后就住在铁一路自建的一室一厅砖混平房,从此告别了长年租房历史,安心在家度日。记得躺在家里最后受苦的三个月,六个儿子轮流值班守护,2008 年 7 月 25 日的早上 07:50 左右,因身体器官衰竭,最后家父还是离开了人世间,享年八十五岁。

家父的逝世,给家人以沉痛的打击与忧伤,尤其是母亲的打击很大,此后母亲她失去了终身的伴侣。

家父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极其艰苦朴素的一生。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初中辍学回家放牛、干农活。中学时期战乱,重庆解放后参军不久,又赴朝鲜参加志愿军,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从朝鲜回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几经周折,越走越偏远,工作环境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艰苦。但是,他从无怨言,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寡言少语地度日生活着,与伴侣、儿子极少交流。临终前一年卧床难起,已生褥疮,大便难排,从不叫一声苦。他逝世时,未留给子女任何财产,而留给我们的是能吃苦、不叫苦的坚强意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

亲爱的父亲,你的生平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详细表述,更难用信笺来一一记录,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您的深切缅怀吧。

殷勤昨夜三更雨

石礼玉

几天前立秋,果然就感觉到气温不一样了。这几日,连续地下了二场透雨,虽然不是风骤雨狂的那种,但雨量也不小,有点像初秋通透而澄清的天空,落落大方、疏疏朗朗地下着。其实我也是很有心的,想到雨中被淋个全身清凉,这或许在雨地里,也能寻觅出一两句的好诗,就像苏东坡的"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然而这阕词,写作的背景好像是盛夏时节,从时间上与我的情景有点不配。

但我终究没敢迈步冲进雨幕里,让自己来一次淋漓酣畅。人渐渐地老去,脸皮也似乎越来越薄,怕被别人笑,怕被山妻骂,怕被儿孙责怪,老没正形,老无老样,这话听到耳朵里,总是有那么几分不爽的。亲身去实践,这念头自然不敢再有了,然而我心飞翔,却是不关任何人的事。于是乎,我便点一根烟,甚至搬来一条轻便的凳子,缩身在屋檐下,看着那些猝不及防、来回奔逐的人,狼狈、尴尬、愕然、愤怒、无奈、从容、淡定,可以说,有多少在雨中挨着雨淋的人,便会有着各式各样的神情与面孔。巷子对面的一个小男孩,趁着母亲一不留心,便猛地冲到了雨地里,欢快地踩着地上的积水,嘎嘎地笑跳着,将一双藕结似的小手,意图承揽着天空滴落下来的雨珠。这很像是我见过的满池荷叶,承接着雨凝风露,这些本无生命的东西,一旦被荷叶承受住,便自觉地圆润起来,晶莹剔透,仿如一把一把的东珠,跳荡着、滚动着……其实所谓的生命,根本而言也是动着、活着,在形态上可能各为异表,有快有慢,有静有速,但必需的前提是,它总能保持着"动"的概念,哪怕以微秒的速度。

《蜗牛与黄鹂鸟》的歌词中写道:"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讲的是一个有关蜗牛的故事。这在当时歌坛显得平地突兀,有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的感觉。至今,这歌儿我仍能哼唱上几句,也可以保证不跑调,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嗓子已被烟酒烧坏掉了,把曾经过往的记忆与所想表达的东西,都无法顺畅地传达给别人。

蜗牛,是自然界公认的慢爬动物,不仅动作慢,且一身的涎液,顶着一个螺蛳的壳,最喜欢爬在一些阴湿的地方。然而,它的命名却与"牛"挂上了钩,难道仅仅就因为它头部长了一对类似牛那样的"角"?那是"角"吗?论体积,它与牛不知相差了多少十万八千里;论性情,与牛有着天地壤别……然而,它就为什么会与牛相提并论呢?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不叫"蜗牛",改名为另一种比较合乎它形貌的称谓,比如可以叫"蜗角""蜗居""蜗利",或其它什么的。你别奇怪,还真有。

这几日,果然甚少听到蝉虫声嘶力竭的那种叫声,莫非秋,真的就这样来了?

喝茶

涂莉荣

最近的一些日子,我家花农总会骄傲地在我面前说:今天,回家路上遇见姚先生,在他店中坐了一会,喝了好茶。在花农面前,面对他较为频繁的饭局、酒局,我会经常灌输两句话:"茶灌玲珑子,饭撑鼓眼痴"。我家花农为了生意,应酬颇多。我心中痛惜不已,嗔责也是够多的。总想让他把酒桌上谈成的事,能放到茶桌上来谈,把酒倒满喝到微醺,不如烹水煮茶相谈。渐渐地,花农也有了很大觉悟,置办了茶桌、茶具,并购买了好些茶叶,喝茶的家什备齐了,于是乎喝茶待客,不亦乐乎。

寻常百姓口中总有这样一句话:"打开门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古至今,茶也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吧。有文字记载的茶事就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唐代开元以后,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著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琴茶》中有云:"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诗人辞官归隐后,忘情山水间,听古琴品蒙茶,平复了诗人的郁郁无奈,同时也成了诗人日常健康生活的常态。

我的家乡铅山就是有名的"河红茶"故乡。巍巍连绵的武夷山脉峰峦峻险,终年云雾缭绕,海拔垂直的高度,造就了同山不同天的气候,便有高山野茶、低山茶子一说。河口明清古街里,古朴的木板房,青石笃笃的街旁,开了几家颇有名气的茶叶店,特别是那些兰心蕙质的老板娘,她们卖的不仅是茶叶,而且展示茶艺,打造着因茶而生成的文化圈。茶叶、茶艺、茶旅,在万里茶道的推动下有一股蓬勃之势。人因茶而增色,茶因人而添香!喝茶的人,三五几个相邀,在一种平和、养生、沉静的氛围中,降噪安静,心生欢喜。苏轼曾写:"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更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茶好当属那种长在高山,没有人工干预的野茶为上,武夷山脉上有个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小村庄叫麻粟,只有二十几户村民。因山高林深,村子里的路又险又窄,不仅需要司机技术好,而且还要有经验,才让人敢坐车去到那里。

姚先生和夫人段姐对茶情有独钟的,每年谷雨前,就会到乡村山里去寻茶,而且还把作协的伙伴们带上。除了对茶的深爱,更想弘扬铅山的"河红茶",他们夫妻俩在福惠苑小区边上开了家小店"段记商行",硬是在店中挤出了几平方米,搁出一张茶桌,摆放好茶具,让铅山的"河红茶"上了柜架,并在茶桌主人位后,裱写了一个大大的"茶"字。于是在这个小小店中,汇聚的友情与热闹都荡漾在那一泡又一泡的茶水中。麻粟的高山野茶,有让你啧啧咋舌的好味道,更有让你讶异的价格,大抵都几千元至万元一斤,麻粟的茶,说到底不讲"元"而是讲"缘"了!

我有缘品尝了这款茶。茶汤清甜,茶色琥珀橙红,久泡味还长留!某个夜晚,骑辆单车到先生店中拜访,先生店中的茶桌通常是很繁忙的,一拨又一拨的人,围坐在茶桌边,一边喝茶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段姐是泡茶的好手,从入茶、煮水、洗杯、盖茶,再递到你面前盈盈一盏茶,动作娴熟灵巧,然后微笑轻言说:"涂涂喝茶……"我很是享受,作为老大哥式的姚先生,会在旁边开启自豪式地讲谈:"这茶是高山野茶,在海拔一千四五百米的山里才有。麻粟是个较古老的小村庄,村民就靠那些野茶而一直坚守在那村子里!村小但茶出名。茶绝对是好茶,你慢慢品,看看有啥不同。"

于是,静静的夜里,外面行人已少,大多的店铺都打烊了,我和我家花农,端着一盏茶,品着喝着。我家花农说:"这茶有一种很好的香味,都泡了好几泡了,这还留着香。"我是个没工夫品茶的人,家里买了茶桌也空置当书桌了,但在段姐一杯又一杯续茶的氛围下,我是喝个不停,且惊奇地问段姐:"这茶续了那么多杯,为啥茶水里还有甜丝丝的味道?"段姐浅笑安然地说:"好茶才会有回甘!"我喝茶是开启直饮模式,一杯杯续上的茶,咕嘟咕嘟都灌进喉咙里,惹得花农在那笑我,哪有这种灌汤式喝茶的人,我也不恼他的嘲笑,喝茶怎样喝得自在就怎样喝呗。甚至于有一次喝完茶回去后,肚子饿得慌慌,本该减重的我,熬不过那挠心寡寡的饿,坐在床上吃起蛋糕来。次日告诉段姐后,段姐说:"茶本身就有助食消渴功效,所以多喝茶也可瘦身的!"在段姐和姚先生他们面前,因有世交之情,没有拘束之感。姚先生常说他年轻时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当年在百货公司我父亲手上买的,为了选上一块好手表,拜托我父亲试了好几块手表才选下。

段姐慢悠悠地泡着茶水,高山野茶在她的巧手下,浸润开来,茶汤浅晕开琥珀般的红色,灯光柔柔,没有相扰的旁客。花农像是忘却了白天的忙碌辛劳和姚先生一同研究那些茶叶的外包装设计,品着,谈着。

麻粟的高山野茶,真的有"饮罢清风生两腋,馀香齿颊犹存"之感。我和我家花农在姚先生那里品到麻粟那么的好茶,确实有些感动了,感动段姐一家待人的亲切,更有感于在当今行车难的麻粟人,为了那一片片百年老枞茶树,舍不得搬迁下来,而且年轻一代人还生生不息,不离不弃那片家园。

好一朵"三角梅"

史俊

周末,阳光正好,我与女儿驱车前往市郊。一路上,金黄的阳光与绿叶交替舞蹈,让人心境悠然。这时,路两旁盛开的红色三角梅犹如一抹抹鲜艳的色彩,掠过我的心头。

40 年前,军营里也盛开着火红的三角梅。那时的我,年轻而热血,每日里只有军装和训练。直到有一天,我偶遇了那个姑娘——她就像那鲜艳的三角梅一样,开在了我单调的军营生活中。她的笑容,就像那三角梅的花瓣,红得热烈,红得让人心动。

40 年前的那个春日,我坐上了鹰潭至厦门的火车,踏上了返回部队的路程。坐在车厢内,我不禁回忆起回家时的场景,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牵挂奶奶,也意识到奶奶对我的爱是何等深沉。当时回家时,我期待着能看到奶奶那慈祥的笑容,却没想到她永远不在了。回忆起和奶奶最后一次的交谈,我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奶奶当时含泪对我说:"孙儿,老天不知能让奶奶再吃几年饭,也许等你回来,我就不在了。"我还记得我那时的回答:"奶奶,您身体这么硬朗,我们祖孙定能相见。"奶奶笑着送我远行,她噙泪说:"奶奶等你回来。"然而,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我参军才半年,奶奶便因病离世了。奶奶离世时,我父母本想拍份电报让我回来送终,可奶奶坚决反对,她说不能耽误我的工作,更希望我能够坚定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此,家里人按奶奶生前交待,对她去世的消息进行了隐瞒。当我探亲回到家中,才获知奶奶三年前就不在人世了。想起只能见上奶奶的坟墓,却见不到奶奶本人以及奶奶对我无私的爱,这些让我心碎。回想起我们共度的时光,奶奶总是毫无保留地给予我爱和关怀,她无论是在我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她给我灌输了勇敢、坚韧和无私的品质,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奶奶,虽然您已经离开了,但是您的爱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永远怀念您那慈祥的笑容和温暖的拥抱。每当我面临困难和挫折时,我都能感受到您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勇往直前,永不放弃。我为有一个如您般慈祥的奶奶而感到骄傲和幸福,在我的故事里,奶奶永远是那个给予我温暖与力量的重要角色。

在火车上,回想奶奶生前对我的关爱,以及奶奶一生的坎坷,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俊俏的同龄女子问我什么事这么伤心,因我的心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有抬头看她一眼,也没有回答她。几分钟后到了邵武站,那个姑娘要下车了,她把一张纸递给我笑了笑说:"同志,请你看看"。她走下了车,列车又开始轰隆隆向前行驶,这时我打开她留下的那张纸,上面写着娟秀的一行字:"解放军同志:人生之路是不平坦的,谁都会遇上挫折、痛苦,希望你能坚强、正确对待。向前走,前面是一片天,祝你好运!"落款是:"三角梅"。"三角梅"显然是这姑娘的化名。捧着"三角梅"留下的纸条,心中一种温暖和力量涌遍我的身心。

40 多年来,无论是军营从戎岁月,还是回地方工作,每当沮丧、痛苦不安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三角梅"的留言,促使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与此同时,我也以"三角梅"名义给部队驻地小学生写信,鼓励他们从小立大志,读好书,给战友和其亲人们写信,为陌生的战友和亲人送去"三角梅"温馨的问好。回到地方工作后,我还以"三角梅"的名字给无数需要关心的百姓和青少年寄去明信片、贺年卡,为他们送去亲切的问候和祝福。

如今,时光已经流转了四十年;"三角梅"的影子在我的心中依然清晰。40 多年过去了,我心中的"三角梅"在哪?你还好吗?我想,这是多么纯洁的情感。寻找"三角梅",其实也是在寻找那份曾经的自己。寻找那个年少轻狂、热血沸腾的自己;寻找那个因为人与人之间质朴的亲情而绽放的自己;寻找那个已经远去的、只存在于记忆中的自己。

这情感就像那盛开的"三角梅"一样,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鲜艳如初。我看着车窗外盛开的三角梅,心中涌起了一股温情。我知道,我在寻找的不只是那盛开的三角梅,更是那份久违的感动,那份曾经的热血与青春。

"爸爸,看那边的三角梅好美!"女儿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微微一笑,心中那份寻找的决心更加坚定。因为我知道,就像三角梅每年都会盛开一样,那份曾经的感动和温情也会永远陪伴着我。车继续前行,路旁的三角梅依旧绚烂。我望着那些火红的色彩,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我知道,在这条路上,我会一直寻找下去,寻找那个已经远去的自己,寻找那份永不凋谢的温情。

邂逅石头部落

蔡霞

10 月底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一行人从上饶出发,来到德兴市龙头山乡,继续前行,沿途依山傍水,进入环抱在大山中的上源头村突然开阔起来,令人眼前一亮。这里就是家家户户都用鹅卵石构建房屋的"石头村"了,被誉为隐藏在大山深处的"石头部落"。

不愧于"石头部落"之名。走进村子,映入眼帘的便是鹅卵石搭建的房屋、鹅卵石小道、鹅卵石田埂等,一派幽静神秘的景象。房子的石墙缝隙中长着绿油油的苔藓和厥类植物,透着岁月的韵味,又充满着自然的勃勃生机。小河清澈见底,涓涓流淌,环绕着这个特别的小村庄。几只黑天鹅正在水面上悠哉悠哉,为石头部落增添几分恬静。

这种鹅卵石民居十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为石木结构穿斗式建筑,又有干栏式建筑遗风。这种营造技艺自唐时发端,宋时发展,明清时期定型,有一套相对固定的营造法式,传承方式均为师徒之间以实践经验手手相授、口口相传,不见诸文字,已被列为江西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什么用鹅卵石建造房屋?村庄身处深山,一条河流弯弯曲曲,河滩上鹅卵石甚多。住在河边的村民便就地取材,收集来河滩、荒地的鹅卵石,请来技艺精湛的泥瓦匠拌上黄泥石灰,用来砌墙;内用大山里的木头做柱子、房梁和房间隔板,再铺上红色或青色的瓦,就打造好了别具一格的家。

村落的原有格局及形态保存得挺好。现在,这个藏在大山深处不为人知的"石头部落",已经成了德兴市乡村旅游的"名角"。

2019 年,外地客商对空置已久的整个村庄的石头房进行重新打造,在原本鹅卵石的框架基础上,改造成乡野情趣与现代风完美结合的民宿群——隐舍民宿,规划建设了石寨、水寨、文化广场、文化博物馆、生态农场等。与民宿隔河相望的另一侧,走过风雨廊桥,依山而建的叠翠园山水相映,建筑精美,红色的廊柱托起苏式彩绘的雕梁画栋,既有着北方园林的气势恢宏,也不乏江南园林的玲珑精妙。

石头部落内还有一个篆刻了历史的地方——"光辉岁月"红色记忆馆,被称为"红馆",同样由鹅卵石建成。红馆 5 栋连廊,走进去,收藏有苏维埃银行发行的纸币,有老一辈革命家、红军师长胡天桃着草鞋、带干粮袋的壁画……参观者可以一点点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德兴市的奋斗历程和重要事件。

走在鹅卵石小道上,只待正式对外旅游开放的石头部落静谧、安宁。从前,村子里没有修路,村民们进出不便,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后来,村子里通了路,为了更好地生活,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里安了家。现在的石头部落,几位留守的老人,过着最简单朴实的生活。他们留守在这里,不愿远离故土,就像鹅卵石一样,坚定、坚固、自强不息,始终在这里坚守一生。而不久的将来,这里会游人如织,热闹喧哗起来。